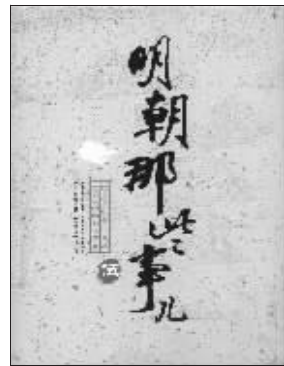


徐阶焦头烂额的时候嘉靖驾崩了



当年明月 著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严嵩倒台后，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三个杰出的政治家各施手段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三人都是实干家，为中兴朝廷呕心沥血；同样又都是阴谋家，铲除异己心狠手辣。而这两点又以张居正为最：一条鞭法和考成法的改革措施惠遗万民，泽及百代；顺我者昌、逆我者死，虽杀门生亦不眨眼。

[上期回放]

张居正天资聪慧，从小就有功名，有人断定他必将出人头地。然而，实际上，张居正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。早早中举的他，干脆藐视起功名利禄来。后来，一个小小的苦难终于让他认清了权力的重要性。张居正洗心革面，重走高考路，进入了翰林院庶吉士培训班。

历史小说

在这一年，“庚戌之变”爆发了，张居正眼看着蒙古兵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，放火又抢劫。严大人吃了又睡，睡了又吃，就是不办事。张居正愤怒了，对严嵩的幻想也随着城外的大火化为灰烬，他终于转向了徐阶。可几次进言，这位徐大人却只是笑而不言，对严嵩也百般依从，毫无反抗的行动。严嵩日复一日地乱来，徐阶日复一日地退让，张居正日复一日地郁闷，终于有一天，他无法忍受了，便作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——请假。嘉靖三十三年（1554年），带着一腔愤懑，三十岁的张居正回到了家。在那三年之中，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，从西子湖畔到武当之巅，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，然而这一轮全国三年游不但没有舒缓他的心情，却使他发现了另一个问题。

原来人生可以如同地狱一般。在经过了无数百姓沿街乞讨，卖儿卖女，只求能够多吃一顿，多活一天的惨状后，张居正发出了这样的长叹。就在张居正为此痛心疾首之时，一个冤家却再次找上门来了。这个人就是辽王，说起来，这实在是个缺心眼的家伙，听说张居正回来了，竟然主动找来，只为了一个目的——玩。张居正成为了玩具，被叫到王府，陪这位公子哥每天饮酒作诗，强颜欢笑。在那些屈辱的日子里，张居正默默忍受着这一切，与此同时，他又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：原来人生也可以如同天堂一般。比如这位辽王，含着金钥匙出生，丰衣足食却依然不知足。

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年），张居正回到了北京，此时的他已经脱胎换骨，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也知道该如何去做。当时徐阶已与严嵩公开对立，除了个把胆子大的，没人敢与徐阶公开接触，唯恐被严党当作敌人干掉。唯一的例外就是张居正，他总是白天来，还喜欢坐官轿，高声通报，似乎唯恐人家不知道他和徐阶的关系，甚至在朝堂上，他也敢公开和徐阶交头接耳。而更为奇怪的是，对于这一幕幕景象，严嵩及其党羽却不感到丝毫奇怪，也不把他当作对手，因为张居正和他们这边的关系也不错，虽然没有深交，却也经常走动。明明是徐党，明明是耍手段，那么多人看着，但就是看不穿。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嘉靖朝中，这是最让人莫名其妙的一幕。

嘉靖三十九年（1560年），翰林院编修张居正因工作勤奋努力，考核优异，升任右春坊右中允，兼管国子监司业。成了右中允，就能整理太子的文件，就能和太子拉上关系。徐阶对张居正实在是太好了，好得没了谱。嘉靖三十九年，徐阶与严嵩的斗争已经到了生死关头，双方各出奇招，只要是个人，还能用，基本上都拉出去了，但无论局势多么紧张，作为徐阶最得意的门生，张居正却始终没有上阵，只是安心整理公文，教他的学生。

严嵩终究还是倒了，倒在比他更聪明的徐阶脚下，于是张居正的前途更加光明了，嘉靖四十三年（1564年），他被提升为右春坊右谕德。这个右

谕德的唯一工作，就是担任裕王的讲官。裕王跟徐阶从来就不是一条线，能把张居正安插进去，那实在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。就这样，张居正进入了裕王府，成为了裕王的四大讲官之一，说来有趣，其他三位都是他的老熟人，他们分别是：当年的老同事高拱，当年的老同学殷士儋，还有当年的老师陈以勤（高考时是他批的卷）。

徐阶本打算让张居正再多磨几年，到时再入阁接班，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，由于自己的错误判断，高拱已然占据了优势，必须提前开始行动。但当徐阶准备收获自己栽培了十几年的庄稼时，意外发生了。他惊奇地发现，在张居正这块自留地上，竟然长出了杂草。杂草的名字叫做高拱。

高拱这个人如其名，性格高傲且极其难推，与他同朝为官的人很少能成为他的朋友，因为他不但自负才高，且常常藐视同事和上级，动不动就是一句：你们这帮蠢……

刚到国子监的时候，高拱对自己的这位副手十分不以为然，把张居正当下人使唤，呼来喝去。张居正一声不吭，只是埋头做事，短短几个月，就把原先无人问津的国子监搞得有声有色。几年之后，当两人以裕王讲官身份重逢的时候，高拱已经彻底了解了这个人的学识和器量，于是他第一次放下了架子，每次见到张居正，居然会主动行礼，而且经常找他聊天，交流思想。久而久之，两人成了要好的朋友，还经常一起相约出去游玩。正是在那次郊游之中，高拱向张居正

袒露了自己内心的秘密。

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清晨，屹立在晨风之中的高拱面对着眼前的江山秀色，感慨万千，对站在身边的张居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：“以君之才，必成大器，我愿与君共勉，将来入阁为相，匡扶社稷，建立千秋不朽之基业！”张居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个意气风发的人，然后他走上前去，坚定地地点了点头。

老谋深算的徐阶很快就发现了两人之间的关系，他知道，要指望张居正一边倒，帮他打击高拱，已经不可能了。就在他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，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了，遗憾的是，对徐阶而言，这实在不是一件好事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，在当时的朝廷里，有一个叫胡应嘉的言官，话说这位仁兄有一天闲来无事，便干起了本职工作——弹劾，这次他选中的目标是工部副部长李登云。他的本意其实只是骂骂人而已，可问题是他的弹章写得实在太好，没过几天，消息传来，李登云被勒令退休了。这下子胡应嘉懵了，虽说一篇文章搞倒了一个副部长，也算颇有成就，但问题在于，这位李登云有个亲戚，名叫高拱。得罪了高拱，迟早免不了兜着走，而且胡应嘉还由路边社得知，高拱大人对此事极为恼火，准备收拾他。

无奈之下，胡应嘉决定铤而走险。他开始打探消息，准备先下手为强。很快，他就得知了这样三个消息：首先，嘉靖最近得了重病，身体很不好。其次，高拱搬了家，住到了

西安门。最后，高拱曾把自己西苑值班房的一些私人物品搬回了家，还经常回家住。这三个情况看上去毫无关系，也无异常，但杀人的血刀却正隐藏其中，胡应嘉灵机一动，想出了一个极为毒辣的计策，并随即挥毫泼墨，写下了一封弹章。

“臣吏科给事中胡应嘉上奏，礼部尚书，文渊阁大学士高拱身受陛下大恩，却于皇上病重之时脱离职守，擅自回家，并将其值庐（即值班房）内的物品尽数搬回家中，臣实不知其有何用心？！”

按照嘉靖的性格，如意外，他看到这封弹章之日，即是高拱毙命之时。而这条毒计更为阴险的地方在于，胡应嘉知道，一旦此文上传内阁，挑起战火，高拱必定认为是徐阶主使，到时全面开战，这个黑锅就可以转嫁给徐阶，没准还能得到他的赏识。

这是一个几近完美的一石三鸟之计，胡应嘉布置完毕，便得意洋洋地等待着高拱的死讯，却没有想到他疏忽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。病人是容易被激怒的，但要是病到一定程度，也就不怒了。此时的嘉靖同志已经病入膏肓了，躺在床上奄奄一息，就等着去阎王那里报到，哪里还有精力去看胡应嘉的弹章？于是胡应嘉这份饱含杀人热情的文书就落入了高拱的手中。高拱看完这份奏疏之后，当即认定这是徐阶的阴谋，他连夜找到郭朴，商量反击的对策。

就在徐阶焦头烂额之际，另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来：嘉靖死了。

说国语的陌生男人敲响了大门



蔡骏 著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一个来自中国的旅行团，在泰国北方的清迈旅行。他们在大雨中迷失方向，误入一条深深的隧道，发现一座群山围绕的空城。进入这个城市后，旅行团的人开始不断地死去。他们一直在寻找逃离的通道，但却一次次失败。

[上期回放]

旅行团的人暂时栖身于别墅。夜晚，林君如发现孙子楚手拿一绺头发在梦游。被惊醒的孙子楚大为害怕，他甚至怀疑自己曾在梦游时杀了人。别墅的另一个房间里，伊莲娜彻夜难眠，她心里藏着一个秘密——她是吸血鬼德古拉家族的人。天亮以后，旅行团继续寻找出路，在城北的高地上，大家发现了一个直升机场。

悬疑小说

09:00

沉睡的别墅。钱莫争不再跟随探险了，他在楼上保护着秋秋。在孙子楚的心脏渐渐碎裂时，三楼房间里响起小枝的歌声。顶顶始终坐在小枝身边，叶萧不让顶顶离开屋子，嘱咐她要守护好小枝。叶萧不让她跟着出去探路，让她感到分外空虚。她来到底楼，见到孙子楚依然坐在沙发上，木头人似的闭目养神，根本没感觉到她下来。

客厅寂静得让人发疯，顶顶刚想去喝口水，便听到外面响起了敲门声。透过窗户看玄关外并没有人，是有人在敲外面院子的铁门。是一个头发花白的男人。老人看起来有八十多岁，他的身材高大而挺拔，穿着黑色的衬衫、绿色的裤子，昂首挺胸地站在门口。她见过这张脸！在——梦里。那是几天前的凌晨，在沉睡之城的睡梦中，她被某个声音引到大街上，进而见到了一个老人，正是眼前的这张脸！老人告诉她：“罪恶之匣，已被打开。”随后她接到一个电话：“GAME OVER！”梦，就这样醒了。

此刻，梦中的老人，又一次站在她的面前，会不会依然是梦呢？顶顶狠狠掐了自己一把，却疼得差点喊出声来，而老人的眼神也微微一抖。她深吸了一口气，鼓起勇气问道：“请问——你是谁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老人迅速反问了一句，是相当标准的国语。“我——”顶顶竟一时语塞了，她不知道该如何介绍自己，只能下意识回答：“我

叫萨顶顶。”她几乎语无伦次，“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

老人的表情趋于平静，淡淡地说：“可怜的人，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”当她在皱着眉头琢磨这句话时，老人已转身离开了院子。她立刻追了上去，但没追上。顶顶无奈地叹息了一声，回到三楼的房间里，却发现小枝不见了。

13:00

到哪里去寻找小枝？大家坐上克莱斯勒SUV。汽车驶入城市西北端，叶萧的脑袋依然胀得发昏。SUV转进一条幽静的小路，来到一座孤独的花园前，大家跳下车来，隔着木栅栏看着园里一片美丽的茶花，阵阵神秘的花香散发而出，刺激着每个人的鼻子，当初就是在这里遇到小枝的。这已是叶萧第三次到这儿了，他第一个跨过栅栏进去，来到荒凉的小洋房前。在推开最后一个房门时，叶萧看到了法国人亨利。没错，第一天在公路上发现的法国人，另一个欧洲旅行团里唯一的幸存者，随他们一同进入沉睡之城，却在电源重新降临的刹那，趁乱逃出了旅行团的掌控，消失在神秘的黑夜里。

“亨利！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为什么要离开我们？这几天你到底是怎么过的？”叶萧激动得有些过分了，竟脱口而出一连串中文，而亨利根本听不懂。其他人也都看到了他，伊莲娜立刻用英文复述了一遍，但亨利只是恐惧地摇着头。就在叶萧向法国人走来

时，亨利却像猴子一样跳到了旁边，双手抓住一扇敞开的窗户。“NO！”叶萧大喝了一声，却无法阻止法国人跳出窗户，他绝不会放过亨利的，他以同样快的速度翻出窗户，大喊着追赶法国人。

时针走过了两点整。几条街区之外，童建国等人还在寻找叶萧，他扯着嗓子大喊几下，声音随后被四周的院子吞没。“到底去哪里了？”林君如走到十字路口的中心，亨利与叶萧都无影无踪了。童建国走上了SUV，把大家都叫回到了车子上，一路缓缓开着寻觅踪迹。

SUV在路的尽头停下，迎面是一道高大坚固的铁门，两边也是三米多高的围墙。墙顶有铁丝网围绕着，看样子很可能是带电的。墙外空出将近十米的空地，全都铺上了沙子，寸草不生。车上的五个人都下来了，疑惑地望着这堵高墙，这森严的气派简直像监狱，铁门上涂着黑色的油漆，外面还挂着块停车的标志牌，下面写着两个繁体汉字——“禁区”。童建国钻进了电梯，伊莲娜也迅速跟进去，林君如还有些犹豫，却被伊莲娜一把拽了进去。电梯门又缓缓关上，随着一声奇怪的巨响，三个人感到明显的下沉，宛如降入地狱的深处。

显示屏上跳着深度表，从十米迅速下降到了二十米。但电梯一路降了半分钟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，往地底越来越深，连童建国也沉不住气了，直到最后显示的一百米！电梯门幽幽地打开了，外面是条岩

洞般的通道，童建国第一个走了出来，仍感到一阵凉风吹到脸上，看来这里的通风系统非常完善，丝毫没有地底一百米的感觉。

两个女生也紧跟着他，两边仍有明显的人工开凿痕迹，但又不是真正的甬道，头顶上有钢铁的支架，反而更像煤矿的坑道。沿着矿道继续往里走，伊莲娜不断抚摸着岩壁，可以明显看到一条矿脉，她的表情越来越兴奋，不禁跳起来说：“GOD，这是一座金矿！我参观过加利福尼亚的老金矿，是十九世纪废弃的坑道，都有这些开采过的痕迹，尤其是岩石里残存的金矿脉，和这里几乎一模一样。”三个人走了十几分钟，一直来到矿道的最深处，却再也看不到矿脉的迹象了。

15:00

沉睡的别墅。钱莫争在底楼守着客厅，孙子楚回二楼睡觉了，秋秋也乖乖地躲在二楼，顶顶跑上阁楼整理杂物。墙角躺着一堆旧书，在这堆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里，有一本特别的，封面就是一张黑色的牛皮纸，什么图案和设计都没有，只印着四个白色的隶书大字——马潜龙传。

这部书简直就是一部中国抗战史，马潜龙随军参加了南京保卫战，在混乱的大撤退过程中掉队，几次都差点儿落到日军的手中。后来他独自逃出了南京，参加了另一支国军部队。不久，他在万家岭战役中立下军功，成为团部的一名中军官。接下来的武汉会战等数次战役，都有马潜龙的身

影，才二十出头已经身经百战，同时也留下了累累弹痕。

1942年，中国远征军组建，不久便进入缅甸协助同盟国军队抵抗日军。二十二岁的马潜龙，作为团级军官随军入缅。在遥远的缅甸丛林中，他与全体将士忍受了各种苦难，在英美军队溃退之后，中国远征军遭受了重大损失。在撤退途中，马潜龙又一次担任了断后的任务，他率领一支数百人的国军残部，在缅北掸邦地区与日军激战，拼死掩护大部队撤退。

之后，马潜龙死里逃生，只想快点回到部队。他独自穿越缅北大地，渡过几条大河，翻过数座崇山峻岭。但在人迹罕至的丛林中，他始终无法找到回国的道路，茫然地走了三个月，来到一片险要的山谷中。

当他饥寒交迫地穿过丛林，见到辉煌的古代遗址时，不禁泪流满面地跪倒在地。这就是今天南明城外的罗刹之国遗址。从此，他就独自生活在这里，从1942年到1945年，整整三年的时间，就像海岛上的鲁宾逊，却没有任何人陪伴他（鲁宾逊还有他的星期五）。关于马潜龙在深山中的三年，他自己并没有详细叙述过，更没有第二个人会清楚，我们所知道的也仅限于此。

1945年的春天，马潜龙终于走出了山谷，途中发现了日军的一个秘密基地。他找到了由孙立人将军率领的远征军，并指引我军消灭了潜伏的日军，立下了解重大战功，因此被升为团长……